



苏联观访记

著名作家峻青时隔三十一年重访苏联后，在香港《广角镜》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《在苏联看苏联改革》的长文，读后颇有启发，在此做一摘编，以飨读者。

梁同辉 摘编

单靠法制是不够的，重要的在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。我们所到之处，我常常为这个国家疆土的广袤，风光的优美所深深震惊；它的森林如此之多，从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向下望去，到处是一片海洋般浩瀚无际的绿色丛林，如果乘火车的话，那列车就整天整夜在森林中奔驰，但我所看到的森林，全部保护得很好，没有滥施砍伐的现象，森林是国家的，在苏联破坏国家财产而填个人私欲的违法行为，不但要受到法律制裁，而且也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，而后者，往往更受到人们的重视。

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，不只是使人不敢触犯法令，更重要的是不忍去破坏美、糟蹋美。我曾看到过不少人在周六或星期天，到郊外森林里去采蘑菇和野餐。他们尽情地享受

保护措施情况下攀登悬崖。



大自然的优美风光和清新空气，而却无人破坏和污染这风光与空气。

社会秩序井然，有清静之乐，无喧嚣之若。市容整洁，马路上行人稀少，即使在市中心和热闹场所，也难看到你挤我拥的混乱现象，听不到震耳欲聋的吵闹喧嚷之声。人们都彬彬有礼，不论在商场、车站，或是餐厅、码头等公共场所，都听不到有大声说笑的声音，更难看到吵架厮打。上下车，也无你争我抢的现象。

火车站，没有我们国内常见的那种乱、脏、吵的现象，而是异常幽静清洁，秩序整齐。在这里看不到排着长队拥挤通过剪票口的现象，这里基本就无剪票口。在公共汽车、电车上无售票员，每个停靠站都有自动售票机，如果不买车票，上车也无人查问。因为车上就无售票员只有一开车的司机。这完全靠自觉，正像那遍地是树木花果，没人随意采摘一样，由此可以看出社会风气和人民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平了。

重视知识分子 重视人民福利。在苏联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福利事业。在莫斯科，居民每人住房的平均面积是十六平方米。不足此数者，可申请增加，房租也非常低，几乎是象征性的。煤、水电费，则更低。一般工人工资可达二百卢布左右，

而知识分子的工资、待遇和社会地位最高，教授、科学家可达五百卢布，而且居住条件很好，大教授在郊外的森林里有国家提供的私人别墅。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特别重视。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家，不但有优厚的待遇，而且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。他们受到政府和人民的普遍尊敬。这似乎是这个国家的传统，这也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。

不用讨价还价，也不用担心买到假货。苏联物价很低，而且非常稳定，三十多年前我买了一个小望远镜，现在价格仍未变。不要说关系到人生命的药品没有假的，随便什么物品，全都没有弄虚作假的现象，堪称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而且售货员的态度非常和蔼可亲，耐心热情，虽然他们的墙壁上并没有像中国贴上五讲四美的标语，并没有像对托儿所小孩那样教给他们如何说：“您好，再见！”

食品价格很低，但服装单调而且昂贵。苏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有小汽车，普通工人也有能力买上自己的车。苏联大街上的车几乎全是苏联的国产货，而没有进口车（有一次我发现一辆外国车，但仔细一看车牌，那是外国大使馆的）。苏联根本不进口外国车辆，并不进口可口可乐之类的东西。新建的高级宾馆也不多，很少听说那里有四星级或五星级的超豪华饭店。我们住的是第一流大饭店，但也大都是旧式的，宽敞壮丽，有古朴典雅之美，无骄奢侈靡之气。



刊头设计 钱煜明

说起西班牙，人们自然会想起那激动人心的斗牛场面。殊不知流行于西班牙的，还有和斗牛一样历史悠久、扣人心弦的娱乐呢，这便是斗鸡。

其实，斗鸡在西班牙古已有之，只是早先仅见于宫廷，供皇家贵族玩赏取乐。后来，流传到民间，才逐渐形成了现在这种声势浩大的规模。如今的斗鸡，不仅赛规严格，有专门的场地，还有经过培训的专职人员参加评判。

西班牙的斗鸡

范军

参加竞赛的雄鸡，都是非常擅长搏斗的特殊种鸡，一般要经过一年的精心饲养和严格训练。小鸡出世三个月后，经过筛选，单独饲养，并要逐步完成一系列的科目。鸡长到六个月后，就进行搏斗训练，这往往是由一只经验丰富的老斗鸡陪练来完成的。

这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，有着提高文学修养、文化素质的国家，这决定了整个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平，爱护历史文物，保护生态，自觉遵守纪律，维护公共秩序，已成了公民的基本义务。

整个社会的风气，是文明守静，勤俭朴素，不事奢侈，不尚虚荣，安安静静地生活，扎扎实实地工作。但是人们还是不满于那种单一狭窄的经济结构，官僚、特权的政治体制，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保守僵化，而且迫切希望改革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这个平稳迟缓的大国里一场新的革命。

美国街头的充气雕塑

鸡坠，除用于保持身体平衡的翅膀和尾巴的鸡毛外，其余都要剪掉。这样“披挂”齐整，轻“装”上阵，不仅可使精神抖擞，而且也有利于“厮杀”。

赛规也十分严格，角逐只能在同一量级间进行，级差为50克。所以，为了能在比赛中占居优势，主人不得不对他的“斗士”，时常要象举重运动员那样，进行必要的增重与减肥。

斗鸡场是一个特制的圆笼子，直径约为1.5米，观众围坐四周，两只雄鸡在笼中你来我往，跳啄扑打，常常斗得浑身是伤，鲜血四溅，不时还发出凄惨的叫声；有的斗得难解难分，有的被啄瞎了眼睛，有的甚至伤死于笼中。比赛每半小时一场，结束后由裁判员根据角逐结果或有效进攻次数来判决胜负，但结果往往是不判不明。

西班牙的斗鸡，品种很特殊，腿、脖子和嘴都很长，它们十分好斗，且战术灵活多变。西班牙每年都向国外大量出口此鸡，价格也甚高，一只纯种优秀斗鸡，每只都在一千美元以上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外汇收入。

西班牙的斗鸡比赛，现在已不是纯粹的娱乐了，常被用来赌博。一只“常胜将军”，可给它的主人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。尽管人们为此争议不休，有人说该禁，也有人说还应发展，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外游客来说，斗鸡比赛还是颇受青睐的，因为观看斗鸡不易，而看斗鸡却很方便。



记者超过了运动员 ——奥运会纵横谈（六）

世界上什么活动采访的记者最多？可能非奥运会莫属了。1976年的第21届奥运会诞生了一项特别纪录：记者与运动员人数之比为：7800比6189。奥运会史上记者人数第一回超过了运动员。

1988年2月的第15届冬奥会，运动员为1700多人，记者却有4500多人，相当于运动员的3倍多。所以，讲奥运会是全球性的记者大赛也不算夸张。

第23届奥运会，东道主美国出动了4000名记者参加采访。美国广播公司利用现代化转播技术，将收与播的时间缩短到只有1秒半，其中还包括送回纽约加广告的时间。日本派出500多人的庞大记者队伍。

奥运会上最先提供世界范围新闻服务的是1932年的第10届奥运会。1964年，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成立。它吸收了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其他新闻机构的代表参加。之后，新闻报道成为每届奥运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。1972年的第20届奥运会，慕尼黑组委会开始设置了新闻中心有3台电子计算机，可提供5亿条资料。



编辑 王鹭毅

12年后的23届奥运会，仅供记者使用的主新闻中心，电脑终端机就有近百台。中国记者首

次采访奥运会，是1932年的第10届奥运会。当时国民党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派遣南昌分社主任冯有真，单枪匹马赴洛杉矶。可悲的是，当时中国体育水平落后，国际地位低下。冯有真无奈，留着一小簇胡须，伪装外国记者，连真实身份也不敢暴露。同样在洛杉矶，52年之后，新中国的51家新闻单位的60多名记者采访了第23届奥运会，引起了各国同行的瞩目。（关文）

国营八一三厂老年体协，积极开展适合老年人健身的体育活动，取得了显著成绩，被省国防科工办老年体协评为先进单位。该厂老年体协，为了适应老年人的爱好相继成立了武术、棋牌、门球、花鸟、钓鱼、气功和老年人迪斯科健美操

活跃的813厂老年体协

等六个活动小组。经常参加活动的人数达340多人，占在厂的离退休职工的73%。门球是吸引老年人，活动趣味性较强的一项体育活动，该厂老年体协为了普及门球活动，举办了为期两期门球培训班，组建了四支男队，两支女队，投资三千元修建一处新的门球场地。此外，他们还购置了不少体育器材和服装，开辟了160多平方米的活动场所。

通过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体育活动，不仅活跃了老年人的晚年文体生活，还增强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，深受广大职工家属的欢迎。（矩全亮）

全国棒球联赛圆满结束

1988年全国棒球联赛（第一阶段），5月7日起在汉中举行，经过14天的激烈角逐，20日圆满结束。来自六个省市的七支棒球队参加了这一比赛。运动员们克服了天气炎热和多雨等困难，团结战斗，顽强拼搏，保证了竞赛如期完成。经过双循环、双场的较量，天津队夺得第一名，以下的顺序名次是：辽宁队、北京队、四川队、天津体院队、甘肃队和上海队；甘肃队获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奖牌，成立、于成吉等18名运动员和教练员被评为“体育道德风尚”先进个人。（徐永锡）

1988年奥运会足球预选赛经过21个月角逐，至5月31日已全部结束，参加奥运会足球赛的16支决赛队已经产生。

本届奥运会足球预选赛是1986年9月10日

奥运会足球预选赛结束

上届冠军法国队被逐出决赛圈

揭幕的，大约110支球队参加了六个区近300场比赛，最后决出15支球队。（苏联、意大利、瑞典、南斯拉夫、联邦德国、中国、伊拉克、尼日利亚、突尼斯、赞比亚、美国、墨西哥、巴西、阿根廷和澳大利亚队）他们将东道主南朝鲜队一起参加汉城奥运会足球赛决赛阶段的比赛。上届冠军法国队在预选中被淘汰。

普通工人 一级裁判 咸阳公路总段押和厂工人，严正龙，别看是一个普通工人，他还是国家一级篮球裁判员呢。严正龙今年四十六岁，从青年时代就喜欢篮球运动，特别是喜爱当裁判。为了提高裁判水平，他购买了大量学习资料，虚心向内行请教，并结合球赛反复实践，裁判技术提高很快，受到行家们的赞扬，经过考试，去年十月五日省体委向他颁发了国家一级篮球裁判员证书。（王忠义）

国际体坛的最悲惨事件

1964年5月24日，秘鲁足球队在利马国家体育场迎战阿根廷队，因裁判员的判罚引起观众骚乱，造成400人死亡、近千人受伤的悲剧。为此，秘鲁政府宣布停止宪法保护30天。（陈俊平）